

每週發行一次(每星期六出一張)遇
有要事則隨時增刊每分銅元一枚郵

期內本刊遇發刊時當繼續照寄並照
暑假期間所定價目核算如尚有餘款

暑假期間如有住址遷移者希逕函
課以便轉告收發課改送為盼

取費現特將特價洋裝金字每冊定價五元計幅
每套四元五角特價六折計幅陽曆七月底截止代
售處本校出版部京外函購者每份加郵費三角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號六六零千一第
半張一版出日今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一號
廣告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
分派送一角七分外寄者三角(不
在內)報費先付郵費不收
凡刊登廣告者請於每日下午五時以前將原稿送交本報編輯部以便刊布
廣告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
分派送一角七分外寄者三角(不
在內)報費先付郵費不收
凡刊登廣告者請於每日下午五時以前將原稿送交本報編輯部以便刊布

▲檔案會第二次公布
▲八校呈報教育交通兩部文
▲駐金山領事葉可傑公函
▲東南哲 羅家倫 李光
字政校長信各一件

本校布告

北京大學布告

本校此次新生入學試驗
及史學系留學試驗結果
準於本日十二時發表特
此布告

七月二十九日

整理檔案會布告

本會整理內閣檔案，茲承
何柏承先生志願加入，並担任每週准於星期六上
午到校辦公，此布。
十一，七，二十八。

整理檔案第二次公布

茲將本校整理內閣檔案等件，自本月二十一一起，
至二十七日止，所有分類擇由，(擇由另有詳細
之登記)編定號數者，略舉各類之總數，宣佈於
後。

(甲)題本

(一)順治

(A)中央 吏部一件 戶部三件 兵部一件 刑
部十一件 工部一件

(B)直省

江蘇七件 山東四件 直隸四件 廣
東二件 陝西六件 江西二件 山西
六件 貴州一件 雲南一件 廣西一
件 河南一件 四川一件 奉天一件
以上順治題本共五十四件

(二)雍正

(A)中央

無

(B)直省

江蘇七件 山東三件 直隸四件 廣
東二件 陝西二件 江西三件 山西
三件 貴州二件 雲南三件 河南一
件 奉天一件 福建三件 甘肅二件
浙江四件 湖南一件 湖廣一件
安徽一件 廣西一件
以上雍正題本共四十四件

(三)乾隆

(A)中央

吏部六件 戶部五件 禮部十二件
兵部十件 刑部二件 工部一件
順天府尹二件

(B)直省

江蘇十三件 山東二件 直隸五件
廣東五件 陝西六件 江西七件 山

(乙)題本

(一)順治

西五件 貴州五件 雲南五件 廣西
二件 河南四件 四川十件 奉天四
件 福建八件 甘肅三件 浙江四件
湖北三件 湖南八件 安徽五件
黑龍江一件
以上乾隆題本共二百四十三件

(二)嘉慶

(A)中央

吏部九件 禮部五件 兵部三件 刑
部六件 工部一件 順天府尹一件
江蘇十一件 山東十一件 直隸八件
廣東十件 江西五件 山西十件
貴州四件 雲南七件 河南三件 四
川十九件 奉天四件 福建十件 甘
肅三件 浙江一件 湖北二件 湖
南四件 安徽六件 順天府尹一件
(D)無區域可考者一件
以上嘉慶題本共一百四十九件

(B)直省

江蘇六件 山東七件 直隸二件 廣
東二件 陝西三件 江西三件 山西
二件 貴州三件 河南四件 四川四
件 福建四件 浙江三件 湖北一件

(三)道光

(A)中央

吏部十六件 戶部四件 禮部一件
兵部二件 刑部八件 工部二件
江蘇六件 山東七件 直隸二件 廣
東二件 陝西三件 江西三件 山西
二件 貴州三件 河南四件 四川四
件 福建四件 浙江三件 湖北一件

(B)直省

江蘇六件 山東七件 直隸二件 廣
東二件 陝西三件 江西三件 山西
二件 貴州三件 河南四件 四川四
件 福建四件 浙江三件 湖北一件

(丙)題本

(一)順治

湖南六件 安徽三件
以上道光題本八十六件

(二)咸豐

(A)中央

吏部一件 兵部一件
江蘇一件 山東一件 直隸二件 廣
東三件 雲南三件 河南三件 湖北
二件 新疆一件
以上咸豐題本共十六件

(B)直省

山東三件 直隸二件 江西二件 山
西一件 河南一件 四川一省 奉天
一件 浙江一件 湖北四件
以上同治題本共十七件

(乙)雜件

(一)鄉試錄

湖南一冊 江南二冊 順天二冊 廣西一冊 浙
江一冊 四川二冊 陝西一冊 貴州一冊
以上鄉試錄共十二冊

(二)處決犯人成案

河南司十二張 廣東
浙江司二冊 直隸司一冊 河南司十二張 廣東
司一冊 貴州司一冊 湖廣司二冊 江南司一冊
廣西陝西雲南貴州共一冊
以上處決犯人成案共九冊又十二張

目錄，抄送本校一份。附誌於此。

乃復會三冬吏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Index

子民先生有道：別後時從報上得聆言論，因知尊
恙已愈爲慰。茲有陳者：近來學界非宗教運動之
聲，甚高甚烈，此近年來差強人意之事，凡稍知
傳教主義之禍害者，當莫不與之表同情，哲亦其
中之一人也。然竊有慮焉：以爲此類運動，最易
走出軌道以外，往往因之忘其本來之目的。哲觀
各處反對宗教之文電，幾無一能持平心靜氣之態

Die Huckleunde - 5 volumes, bound
Report of Factory Investigating Commission New York 1912 - 1913 - 4 volumes, bound.
Studies of fraternal medicine, several years
Therapeutic garbato - several years
N. Y. Medicine Journal - 8 volumes and several books.
The approximate weight of the whole lot of books like about 300 - 500 lbs.
Please advise me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of your Government decision.
In conclusion I would suggest, to have it packed in wooden boxes and have it shipped by freight.

Dr. Henry Herbert,
June 21st, 1922.

本院大樓 優等室六元 非常室四元
見心齋 優等室四元 非常室二元
二、室一元五角

晨報副鑄合訂本

起見出京以先應將在此通訊處所或京局委託代
理人及住址來聲明遇有要件以便批轉免誤已事
爲幸

附函 空氣新鮮，最宜於後。除函外，另
算外，所有房費，分列後：

均可。但患中肺病及其他種傳染病者，未便承辦。
北京女紅十字會香山醫院謹啓

票二十五分，寄費在內，本社即當轉寄奉
。外埠代派，不折不扣，零份時准其酌加郵
費。北京宣武門外丞相胡同長報社總發行。

度者；而其所持之理由，又大率庸淺，不從歷史
上及學理上立論，但專事煽罵，此豈足以服敵方
之心哉？方以爲學界領袖如先生者，將從而指導
之，糾正之，俾泛濫之水，得歸河道，以爲社會
之用。不意近報又載先生已爲非宗教同盟會幹事
之一人，意者先生因不勝其疾惡之念，遂以爲凡
能反對此惡者，皆在贊成之列耶？抑有人借大名
以自重耶？曾以爲先生之贊成非宗教同盟，實與
此運動之前途有絕大之裨益；不特庸淺之學子，
因此得承教誨訓導之方，且以先生之人格爲表率
，則其間之空氣，亦自能日趨於清明高尚之境。
故先生之贊成非宗教運動，非吾之所感也；吾之
所感者，先生之無條件之贊成耳。此運動已往之
態度之不能滿人意，吾既已言之，今先生乃爲此
無條件之贊成，且爲之幹事，不幾乎告於人曰：
『凡此運動之一言一動，吾均贊成之，』耶？然
吾又知先生決不爲此言也。望先生有以解其惑而
教之，幸甚。

哲於五月間，因叔永由甯來渝，一看此地情形
，對於四川時局，曾略有報告，不日將於『努力』
上發表。近日除爲本地各學校演講，及間爲『努
力』作文外，方從事編輯一西洋史大綱。此書本
應商務印書館之請，輯爲高級中學教科書用者，
然書外不啻以教科書爲其範圍，書成當以呈正。
此後擬再編一關於西洋歷史之參考書，明年秋間
，或可卒事。屆時如能此來，必當重爲先生服役
，以贖年來離京曠職之罪也。專此，敬請鑒安。

陳衡哲謹白。 七月三日

叔永囑筆問候

附錄答函一節

衡哲夫人太鑒：(中略)承示弟對於非宗教運

動不當爲無條件的贊成，誠然誠然。但弟不甚
愛惜羽毛，凡大體可以之集會，有拉弟加入者
輒應之。『非宗教』本爲弟近年所提倡之一端
，不過弟之本意以自由選擇的隨時進步的哲學
主義之信仰代彼有儀式有作用而固不變的宗
教信仰耳。此『非宗教同盟』發布各電，誠有
不合論理之。然爲枉終不免過正，我等不能
不寬容之，不忍驟以折衷派挫其銳氣。弟在大
會時之演詞，仍是平情之論。此文弟可負責，
其他通電弟不負責也。(下略)蔡元培敬啓。

羅家倫君致校長函

子師尊鑒：

前上一函，詳述圖書館事，想邀察納。此事日
來正積極進行，總約方面則正在遊說大商家；波
士頓方面則由梅宗堯君及同學薛修君前往
矣。同學有薛君者，粵人，今年來紐約，知
華僑情形，於捐款事復熱心奔走，於前途大有裨
益。

同學江紹原君，再來美國，又復二年；於去年
在芝加哥大學畢業，以成績優異被選爲管火生，
又研究一年。今因經費已完，來信謂已決定歸國
。仍留國後繼續研究，並有三度出國之志願。
國內雖有二處欲延聘其擔任教課，但江君所學
者爲『比較宗教學』，恐難尋者其非其學
，於研究上，亦不方便，願爲躊躇。倫以爲當
最近理性和權威衝突最烈，而宗教本身尤爲發生
問題之時，(美國最近亦發生此問題，衝突甚烈
，Kentucky 邦議會受美前總統白蘭 Duane 之
鼓動，(白蘭曾爲民主黨之候補總統三次)提一
議案，禁止該邦以內學校教授進化論，近代科學

，及一切不信上帝之學說，當代傳爲笑柄；而該
立法機關祇以三十七票對三十六票否決，相差僅
一票，可謂危險。白蘭自來勢力頗盛，無識者及
教徒均趨從之，而資本家復與以經濟上之援助。
哥大哲學教授 Montague 前次曾我論到此事，謂
白蘭近得款數百萬以上，欲以資助其『中國(中西)
(Middle East) 部之私立學校，使其不授進化論等
學說。此間思想界名流如杜威，奧斯邦，(Ost
on 爲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院院長，爲美國最著名
之古生物學家，即去年與先生長談而贈照片者)
魯濱孫，J. H. Robinson 史學家，近均著文反
對，爭執甚烈。(大學之中，尤富有專門研究與
討論。此正不待國內有壯烈的『非宗教同盟』運
動而後，方四處諸人講演也。江君所研究者爲比
較宗教學，在留美學生中幾無人研究，(有
研究神學而想以基督教爲包者，却無研究比較
宗教學者)恐在他國之中國學生中亦無研究之人
；其論著屢見於大學月刊，新潮等出版品，先生
知之必矣，無俟倫爲之稱述。江君在國內時即於
宗教及佛典其有研究，決非常留學生在外國大學
畢業後任意研究一年即回國教書者比。如大學能
設『比較宗教學』，『宗教史』，『初民宗教』等科，
需江君盡力，江君必能爲學校用命，望先生裁酌
，並與適之，孟和，夢麟，諸先生商之。倫
爲學術計，人材計，不敢因江君好，遂進而
不言，先生當能鑒察。商酌後，如能即復，尤所
企盼。

假期內，倫仍赴普林斯頓任大學院中做點研究
及譯著功夫；秋後即回哥大哲學院。知念並聞，
餘容再詳。學生羅家倫謹白。六月十五日。

適之孟和夢麟孟餘諸先生處問好，
暑假時(直至九月底)之通信住址爲

Mr. K. L. Lu

Graduate College

Princeton, N. J.

D. N. A.

李光宇君致校長函

子師尊鑒：久不奉候，比想起居康綏爲頌。

茲有二事奉陳：

(一)宇近與此間同學共同組織一『里昂中國美
術品陳列籌備會』，其意趣及辦法具見說明書中
，茲本上一份，請賜察覽。又關於此事辦法中未
詳及者，俱另陳致石曾先生書中，請索閱，恕不
一一再陳。國內現時實收家及書畫名家，先
生與之熟識者甚多，務請力爲邀請玉成此舉。宇
等明知國內鼎沸，一般國民心理未必注意及此，
然爲中國將來計，如此舉者，似又不可緩之圖也。
前將夢麟先生過里昂時，亦曾與之道及此事，
請伊到國內設法贊助，并約到基博博物館一觀，
所有該館實在情形，想將先生亦當述及一二也。

(二)本年里昂春季賽會 Foire de Lyon，宇
曾前往參觀，其中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而尤令
人低回不能去者厥爲雕刻石像，其雕刻之精緻，
可謂極鬼斧神工之能。宇謂此等美術品，在中國
絕未曾見。當時因極愛之故，遂詢其能否保險
運往中國，彼店主極口承應，謂如有損傷，該物
仍歸店主。因憶 先生前在巴黎時，本有意購買
此項雕刻物品，雖 先生前所欲購者爲石質，
而在會場所陳列者爲大理石質，價值未免較昂
，(每尊由五百方至千方以上)然雕刻之精緻，
則遠過之。(石膏質者彼店亦有陳列)不識先

生近仍有購買此項彫刻物品之意否。又美術學校有無購買此項物品之意，亦請轉詢該校校長鄭雲裳先生，如果有意，字當向該店交涉包運辦法也專此即頌

百綏不一。學生李光宇謹上。五月二十四日又此項彫刻石像，均為意大利特產，石質為Marbre。有一石像而有數種帶色石質者。總店設在巴黎。里昂亦有分店。

●附「里昂中國美術品陳列籌備會公啓」

口口先生惠鑒：敬啓者。處國家主義之下，穩獸自持者，終難逃諒解。我國可以不忠人之莫已知為謙冲自抑之詞。人則易以康瓠瓦缶為見豹一斑之測。日本人以鴉片烟槍女子弓鞋代表中國之文明，美國普通人疑中國人皆為洗衣業者。劣等民族之觀念，既深入一般人心，重以情勢不通，族類又異，則國際間何能有同情。年來往事，既以昭然，補牢之局，勢何可緩。同人等遠在異邦，尤多接觸，即以法國里昂基梅美術博物館而論，已足內餘悲忿，外感羞。自念吾華，雖近世科學之盛，少後於人，至於技巧美術，何至乞靈磁磁敗畫長辦淫祠為代表。在收集者或未必審辨妍媸，在觀覽者則徒多嘲笑。是擬仿中日美術展覽會辦法，開一陳列會於里昂，會畢捐之基梅博物館內，一為置換。惟是同人等國門萬里，力細心餘素仰先生收藏萃米家之舫，急公重匹夫有責之心，向望願念國光，勉成義旅。倘使邇時，輝煌四壁，盡屬琳琅，中華品物在雞林有價之時，或亦係民族尊榮繼長增高之日，則豈特同人所感戴，抑亦僑胞所銘鑒者也。附上意趣書及辦法大概各一份請賜存覽。專此敬頌百福 法國里昂中國美術品陳列籌備會謹啓

日刊課啓事

（一）暑假內自六月二十六日起本刊

（二）凡已訂購日刊而尚未滿期者暑假

寄另加郵票半分此啓

當俟暑假後補此啓

（三）本校教職員及訂閱日刊諸先生在

（通信地址）

里昂中法大學

Institut Franco-Chinois

Place Saint-Irénée

Lyon (France)

●附「請求國內捐贈中國美術品於里昂東方博物館意趣及辦法說明」

本年四月間，里昂東方博物館為展覽中國美術品，特請中法大學教職員學生及里昂市長愛理友君蒞會參觀。並由該館館長，里昂大學（按此里昂大學為法國在里昂之國立大學，不可與中法合立大學相混。）美術學教授佛西君親為說明。其後又導觀中國及日本兩博物館陳列室。歷述該館建設經過情形。該館原建於千八百七十九年。為基梅君 Guimet 個人搜集東方物品陳列之所。（按現在該館仍稱 Musée Guimet）其後逐漸擴充，遂成今日之東方博物館。該館陳列共分三部：曰印度埃及之部；曰中國之部；曰日本之部。吾人參觀之後，不禁無窮之感。蓋以中國日本兩部相較，實與吾人以至大之印象。在中國部所列者，除數件苦窳之磁器陶器外，幾無一種可以代表中國美術。微獨不能，其窮形盡象以背中國之醜者不一而足。若佛堂也，其執事之人皆服滿清之衣冠，而拖長辮於背後。又若死人之棺槨而延僧人超度之狀。又若萬名傘也，祠堂內祖先之影像也，十八間羅及地獄之型也，二十八羅漢之型像也，中國以前所用之刑具也。吾人周覽之餘，報頭難無以自容。當日法人來參觀者亦甚夥。羣來詢問，中國情形果如是乎？吾人僅能其詞，謂凡所陳列，舉不足以代表中國也。反觀日本之部，其物品雖均導源於中國，在美術史上無彼特著之品。然在法人視之，固赫然日本美術品也。且其所陳列者，非井有章，其微其美。佛西君語人曰：「最初日本陳列室亦極無品不足觀；特彼國人來旅是土者，極意輸贈物品，用以替去無賴，陳列精美，遂有今日之陳列室焉。中國中，吾西人固皆知為東方文明最

古之國。多瑰珍珍物，為世所寶。特吾人無由見識之，遂使此陳列室，亦抱殘守缺，聊備一格而已。吾人固極望諸君，援日人之例，得使吾人真見識中國之美術品也。吾人近以中法大學之關係，旅居里昂者已二百餘人。負笈此邦，自當有宣傳中國文化之責。徵佛君之，尙應自奮自勵，期盡此責，矧復有彼之徵乎？惟是同人，旅居域外，且身為學生，能力有限，薄弱。用是擬具下列辦法，敬求邦人君子玉成此舉。物品不拘今古，凡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均宜徵集之。光復國華，藉雪恥恥。在里昂以中法大學為通信及輸送物品集中之地。敢有區區，并明致。

法國里昂中國美術品陳列籌備會謹啓

附贈中國美術品及輸送辦法

（一）徵集地點：在國內，北京上海廣東為集中地。由三處各自推人，專理其事。

（二）輸送地點：以里昂中法大學為集中地。

（三）徵集之物品種類列如下：
字畫：真蹟及影印及時人作品（刺繡、影印古版書畫、雕刻、牙骨竹木、磁器、漆器、景泰藍、宜興陶器、竹、木、製小美術品、金石器皿、銅、鐵、風景片、銅器、人物像、古玩、其他

（四）徵集各物均須請捐贈者或徵集者附以簡單說明，俾便到里昂後查核法文。如有詳細說明，尤所歡迎。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附前單說明單）

請聲明：當于展覽後原伴保險寄回本人。
（八）如有須出資購買者，請各徵集地設法集資購買，俾所徵集，蔚為大觀。
（九）辦法中如有遺漏及不合宜之處，請各處隨時修正，通知為感。
國內物品收集處
北京（此處請詳定處所將詳細地址填明）
上海
廣東
法國通信處
里昂中國美術品陳列籌備會

Institut Franco-Chinois
Place Saint-Irénée, Lyon, (France)

天津追悼伍博士大會籌備處來函

敬啓者：伍老博士的因耗傳來，國人無不由哀悼而起了一番景仰心。想各處都要開會追悼。我們天津團體代表會同廣東會館，亦發起在八月六日開一追悼會。無論本地外埠有願送挽聯的，在八月一日以前，送到天津廣東會館或新民意報館代收。但外埠有一例外，若因郵付不便，僅將聯文錄下寄來，由本會轉備處代辦亦可。專此順頌公祺。
天津追悼伍博士大會籌備處謹啓

北大學學生主辦暑期補習學校啓事

北大教職員同學諸君公鑒啓者本校承教職員先生及諸同學之贊助得以成立無任感荷現在開學已經四週暑期將過去今年暑假又為本校創辦之第一期故特定於本月三十號（禮拜日）上午九時在本校（北大第二院）開成立紀念大會屆時務請 台駕蒞臨指教為盼

保定育德中學校啓事

本校擬聘國文教員一人，第一二年級教白話文，三四年級教文言文，並兼授心理或法制經濟。有欲俯就者，祈將最近作品寄小一二以便商議。

中國地理沿革圖出版

本圖現已出版請定約諸君持券向原購處

聯省自治商榷書

朱希祖

聯省自治四字，今已成爲通行名詞，贊成者固多，反對者亦不少。吾以爲反對者固多誤會之處，贊成者亦有未瞭之義；蓋其致誤之點，全在省之一字，此吾不得不慎重以告國人者也。

聯省自治之議，實由反對中央集權而起。省自定憲法，自設政府，自舉官長，而自治之，再聯省而組織一國家，即變單一式的國家，而為聯邦式的國家，變單一的政府制，而為兩重的政府制，正名定分，實稱之為聯邦自治可矣。聯邦自治之精義，吾所贊成者也。主張聯省自治者，欲避却邦之一字，以免國人之誤會；而不知中華民國之基礎，全在五族共和；若云聯省自治，則蒙古西藏青海及五特別區域，已屏除於省之外，而蒙藏二族，全不在相聯之列。至於二十二省，或肯相聯，或不肯相聯，猶為別一問題。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對於蒙藏，猶承清之遺策，以藩屬相待；故清之治蒙藏，特設理藩院，民國官制，改理藩院為蒙藏院，改其名而不改其實；約法上五族平等，而政治上蒙藏二族，獨不以平等相待，無怪外人乘間煽以獨立自治也。此猶曰開國草創，一時失照耳。今民國已十一年矣，此種不平等之偏見，猶不痛改，目光局促，不出於省之外。

再就省之歷史而論，省之名詞，蓋起於專制時代中央官署之稱，決不適用於聯邦性質之制度。何以言之。漢代禁中，謂之省中。唐顏師古漢書註云：「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說文云：「省，視也，从簡省，从中。」段玉裁注云：「中，音徹，草木初生也。从簡者，未形於目，从甲者，察之於微。」然則，顏師古釋省爲察視不可妄，其說是矣。晉有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唐有尚書中書門下秘書殿中內侍六省，今日本內閣各部，亦稱爲省，如文部省大藏省等是，蓋本吾

國唐制。皆所謂中央官署之稱也。至地方稱省，則起於元。元代中央有中書省，即宰相所處；地方有行中書省，簡稱行省，皆以中書省官出領其事，所謂行某處省事是也。有時改爲行尚書省，尋復舊稱。此制相沿至清，因而未改，故清代地方總督皆兼兵部尚書銜，巡撫皆兼兵部侍郎銜，猶有行尚書省遺意。此則地方稱省仍含有中央官署之意也。民國初元，百度草創，十之八九，皆仍清制。省之制度，與夫農藏院等制度，皆密據五族共和一律平等之義，精心改革。而今之時流，猶沾沾以聯省相號召，以中央集權之標幟，用爲地方分權之符號，呼馬爲牛，而人仍認爲馬。此吾之所未解者又一也。

鄙意以爲聯省自治，不如稱爲聯邦自治。自此之後，廢省名邦，平日稱謂，則單舉地名，如河南雖爲一邦，而平日則單稱河南，不必稱爲河南邦。民選邦長，稱爲河南長，蓋長本爲地方官名，猶古之稱河南尹，惟尹含有君權之意，長則僅有長幼之義，兄長弟幼，意較平等。至於區域則略須分併；地名亦稍宜更改。京兆爲各聯邦公有之地，如美之華盛頓。新劃假定分爲二邦，以天山爲界，天山北路併阿爾泰爲伊犁，天山南路爲塔里木，蓋取二河爲名；阿爾泰大部分，本屬天山北路，而天山南路，本於回疆，使回人亦可自治。直隸本天，其名詞不適於聯邦之稱，假定改直隸爲北平，奉天爲遼東，而川邊則改爲西康。如此，則有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遼東，吉林，黑龍江，伊犁，塔里木，熱河，察哈爾，綏遠，西康，青海，蒙古，西藏，聯三十邦而爲中華民國，各邦平等。蒙古西藏，雖已獨立自治，我既不以藩屬相待，而升之爲邦，與其他各邦，權利義務，皆相平等，則彼亦必樂與我聯，而共戴一國。舉共和之實，泐民主之名，如此，則政治或反可以收統一之效。

凡自制憲法自設政府自舉官長而自治之區，皆可稱爲邦，如德意志在君主時代，固爲聯邦制；在

士，亦可稱為聯邦制。而吾國舊時，以為有諸侯而無君主性質者稱邦，德意志聯邦是也，無諸侯而民選官長屬於民主者稱州，美利堅瑞士之各州是也，或且不譯為州而譯為省，則以吾國現在之地方名詞譯之也。其實君主之國，固稱為國，民主之國，亦稱為國；則君主國之邦，固稱為邦，民主國之邦，亦可稱為邦也。蓋既自制定憲法自設政府自舉官長而自治，已儼然成爲一邦，故以邦稱之，似稍覺鄭重，且非此不足以大變省之觀念。吾國舊時地方名詞，若省若府若廳，則皆官署之稱，既不適用；若州若道若路，雖爲區劃地方之名詞，然其地方政事，皆直轄中央，非權不分，故亦不可再用。惟邦則具獨立性質，與國同義，說文邦，訓爲國，國，亦訓爲邦，惟古者邦大而國小，鄭注周禮所謂「大曰邦小曰國」是也；漢以後不稱邦而稱國，以避高祖諱，故漢代郡國並稱；今之稱聯邦國，則邦小而國大；猶古代縣大而郡小，秦以後則郡大而縣小，固不妨從今義也。現代聯邦國，軍權皆屬於中央，吾國古代邦，或亦訓邦，或即國之古文，其字「从口」，（音國，即國之別城），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明國者須以兵守其土，不使人侵入其疆域。是國可以代表聯邦負有守土之責也。邦即所封之國，邦與封古音義相同，本爲一字，論語云，「在邦域之中」，即在封域之中也；書序云，「邦康叔，邦諸侯」，即封康叔封諸侯也；鄭注周禮云，「封，起土界也」；孟子云，「城民不以封疆之界」；是邦可以分國之封疆而處理民事也。惟古為君主分封之邦，今為人民自分區域而自主之邦，其不同耳；要之具有獨立性質，與省相異，則其義同也。或謂「今德意志新憲法，已廢邦字而改稱之曰州，所以明示其可分可合」。其實德意志今仍爲聯邦國，不過昔爲君主之邦，今爲民主之邦，譯之爲州，實與義不合。至於地方之可分可合，則無分君主民主，皆可分合；其分合之難易，恐亦不甚相遠也。吾所以改聯省自治爲聯邦自治。其理由如此。

反對聯省自治者亦明知此聯省其名，而聯邦其實。於是慮其自定憲法自設政府自舉官長而自成一邦，即變爲割據而不統一。且以爲自治乃省內之事，與他省不相干，何用相聯。聯省自治者，實聯絡數省，脫離中央而獨立自治耳。況今之主張聯省自治者，大都即昔之主張護法者。彼夫南方各省，其護法時代，皆持兵獨立，各不相謀；且或互相兼併，大者吞小者，即其時之產物，護法其名，而割據其實。今湖南浙江等省，皆省自爲憲，省內自治，且不能遵其憲法實行，仍事事仰承武人意志，對於省外，又何嘗相聯。聯省其名，而割據其實，是故有護法則以護法相號召，無法可護，則以聯省自治相號召，其實皆割據耳。故一則曰「豪強割據，都督督軍，附會分權之說，以自飾其餽」，再則曰「新軍也，離英獨立，固不妨由州以成國。若在舊國，斷不能以效聯邦之故，強其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以附會其形式。中國，何國也，數千年來分立不過暫期，而合之時代爲最多」。此所謂說，皆謂聯省自治地方分權爲割據，比之於五代十六國及五代十國，其不謂聯邦自治之政理，而妄相附會，固屬不值辯駁；然此說者，固爲今日之強有力者，又不得不略陳淺說，以解誤會。夫聯邦自治，其各邦之內，雖自定憲法自設政府自舉官長而自治之，然各邦之上，仍有聯合政府，以代表各邦，成爲一國，而有一憲。其國憲邦憲之制定，或先後或後，亦無一定；總之以劃分權限，不相衝突爲止。故聯邦之說，不但非割據可比，且正爲統一之道。試觀歐美各邦，大者如美利堅，小者如瑞士，皆行聯邦制，其各邦是否爲割據？其聯成之國是否非統一？是聯邦自治，必非割據，且不礙於統一，一也。既云中央集權，則一國之權，無論中央地方，其權皆集於中央雖許地方自治，而其權仍操於上。地方分權，則一國之權，一部分雖爲地方所分，一部分仍歸中央，雖主權在民，而其權非全集於地方。故分權云者，決非分割土地，強據稱尊者所得假借，豪強割據，雖屬一地，亦行集權主義。蓋一地方之全權皆爲割據，是爲割據。聯邦自治，邦與國明分權限，

不相侵越；故其所謂分者決非吾國古代不統一之時，如十六國十國之所分，二也。凡屬民主共和國，皆脫離舊政府而為新造之邦。美為聯邦，不始由州以成國，中華民國亦為新國。亦不妨由省以成邦。此種日美之新邦蓋無此邦云爾也。若俄若德，皆舊有之邦，而今成為新聯邦共和國，其相聯之時，何嘗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一定憲法，其權斯分，其國仍為統一。故聯邦自治，無新舊國之分，皆可以行之；且決非由統一而割據，再由割據而統一之謂也。三也。此聯邦自治所以不必疑慮者一也。

吾國對於聯邦自治，現在尚在理想時代，欲實行此制，尚有兩重障礙：其一，為各省變相之巡閱使及督軍，若東三省之保安總司令，若南方各省之總司令，若浙江省之軍務善後督辦，若聯省自治內行集權之實，外以聯省相號召。夫聯省自治四字，實為一種革命名詞，不承認現在北京政府，而欲別組一聯邦政府；其且不承認現在北京國會，而欲別組一聯邦國會，故中央政府未承認此以前，脫離中央，實為激進，擁兵抵制，甚或至於戰爭，原所難免。假定中央政府承認此制，政府國會，刻日解散，以待各邦之聯合，重行選舉國會；組織政府，則所謂總司令及軍務善後督辦者，其官立解兵權，奉還中央，不干政權，實行民主乎？按之往事，及現狀，實不能使人無疑。彼南方各省總司令諸公，對於聯省自治，如果真知灼見，以為非此不足以救國，則就今之湖南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浙江等處，即可實行模範的聯邦自治，以為之倡，何以不相聯合，實行分權，反各自獨立，實行集權乎？此不能無疑者一也。聯邦自治，各邦皆獨立平等，其上共戴一國，不許以甲邦兼併乙邦，或役使乙邦，如往日雲南唐繼堯之於四川，廣西陸榮廷之於廣東，廣東陳炯明之於廣西，及今日奉天張作霖之於吉林黑龍江也。又一邦之內，政權統一，舉措在民，不許藉兵力以擅大權，甲奪乙爭，如往日之雲南貴州，今日之四川，皆殘民以逞也。此不能無疑者又一也。有一於此，則證之曰割據，其何說之辭？而聯邦自治之為其阻礙，一矣。其二，則藉重兵挾政府之名以統一相號召，強使各省服從中央。自居正統之名，而予人以割據之謚，窮兵清武

且吾中華民國必須行聯邦制，尚有一要義也。凡廣土衆民之國家，欲實行中央集權主義，勢必有所不能。試觀之吾國歷史，凡在統一之朝，其地方官吏之陽奉陰違，其人民之反抗騷亂，無時或已；故其設官也，既設撫字人民之官，又設監察官吏之官；朝廷之耳目難周，官吏之欺飾已；割削則有餘，生息則不足；民生凋敝，舉國騷擾，滅亡接踵，可為殷鑒。今世界各大國，其動恤民事者，莫不推行聯邦制，既分權，官由民選，其病民者，民即去之，耳目既周，欺飾不易，一事廢弛，百責交至，民生既厚，騷亂自戢。我中華，大國也，其宜於聯邦制，一也。凡民主之國，主權在民，其權由下而賦於上。國土既大，勢不得不劃分區域，分設大吏以總馭親民之官。若在君主之國，權自上而賦於下，則此等官吏，自由中央任命。然官吏之大者，每易自作威福，自營私利，中央對此，往往有鞭長莫及之虞，尾大不掉之患。若行聯邦共和制，則憲由民制，官由民選，其權本之於民，而非賦之自上。蓋聯邦易欺，衆民難犯，正本清源，莫善於此；而民主

之實，由斯以舉。吾中華，民國也，其宜於聯邦制，二也。若夫實行聯邦自治，民多親政之機會，自無不習之患。至於各邦程度不齊，大可自由發展，正不必強其一律。而邊瘠之邦，尚可吸收人口，有才者可遷移其地，以展布其懷抱，蓋遷徙自由，必為法律所許也。吾所以贊成聯邦自治，其理由如此。

南征北伐，無論其一戰而失蒙古，再戰而失滿洲；即其勢力範圍之內，亦甲仆乙起，互相雄長。蓋既以統一之英名，行集權之主義，則手握兵柄者，皆可取彼自代。故其幸而征服全國，亦不過如民國三四年之袁世凱，小康一時，瓦解立見；不幸則如段祺瑞張作霖，一敗塗地，上者暫甘盤居，下者變為割據。蓋統一之事，其道多端，皆不可以兵力行之，有文化之統一，如教育，如文字，如語言；有經濟之統一，如貨幣，如度量衡；而政治之統一，如聯邦自治者，全出於互助之主義，互讓之精神。若必以集權之成見，專欲之行爲，而附會統一之美名以自飾，則證之曰專制。亦何說之辭？而聯邦自治之為其阻礙，又一矣。吾故曰聯邦自治，今日尚在理想時代，而非實行時代。然果能南北互讓，承認國會，先制憲法，規定吾國為聯邦共和國；然後使各邦皆自制憲法，再行聯邦國會，重組聯邦政府。國憲邦憲，權限劃分，如軍權統於中央，軍事設施，專以對外為標準，各邦之內，僅有警察及少數之保安軍。兩事邦事，軍人均不得干涉。俾軍人而知建功立業，別有正途，則吾國其庶有救乎！

夫聯邦自治，各邦政權，固不許軍閥干涉；中央政權，亦不許軍閥干涉。以今日之現狀而論，在中央主張統一者為軍閥；在各省主張聯省自治者亦為軍閥。甲以割據地方相詆，乙以竊據中央相詆，其實易地以居，則皆然矣。張作霖統兵入關，主張統一；兵敗出關，則主張自治，且聯合三省自治，其顯而易見者也。故談聯邦自治者，欲與軍閥謀，無異與虎謀皮。不特中央之軍閥不足與謀，即各省之軍閥亦不足與謀；彼南方各省之軍閥，不特統轄防兵之軍閥不足與謀，即統轄土著兵之軍閥亦不足與謀；若循現狀而不改，則不出數年，財政破產，軍閥亦無立足之地，非外人共

管，即全國魚爛。今日戰勝得意之軍隊，且為軍餉不發而嘩變；而練兵最善之區，即為盜匪最盛之地。外人希望之中國華盛頓，實未能應時而出，蓋華盛頓，實以聯邦自治功成身退顯名於世界者也。故外人亦動色相戒，不肯以財力相援助，而使其自潰。夫以現役兵之多，甲於世界各國，專以內闖為能事；傾全國之收入，大半供其費用，舉內外之國債，又多供其軍閥；而邊疆萬里，供外人之宰割而不辭，租界人民，供外人之殺戮而不討；甲截路款，乙截鹽稅，置外債之信用而不顧，公債基金，移作戰爭之用，銀行借款，亦無撥還之期，內債信用亦掃地以盡；斯其內外共棄之時，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也。故吾所希望於軍閥者，在其自覺自悟，歸於正途。所希望於政客者，亦在其自覺自悟，歸於正途。軍閥之正途在衛國，政客之正途在利民。故今後之政客，當與國民謀，不當與軍閥謀。當結正式之政黨，明標其政見黨綱，而使人自為趨舍；勿用陰謀詭計，以軍閥為後盾，而實行其自亂！當取光明正大之態度，以國民為後盾，而實行其自治！

鄙人非政治專家，本不敢談政治。平日略治中外歷史，見我國現狀之危險，及談政治者之無歷史常識，隨舉一義，以妄相附會，說，忘却根本來歷，愈趨於紛亂。故本匹夫有責之義，不揣鄙陋，發為議論，隨事以歷史相糾，使主張者皆探其本，而使自省，或有釋粉之日。既以歷史相糾，則對於吾國南北兩方，皆有獲罪之言，不能諱飾，知我罪我，在所不計。所可自信者，身居教育界，素無黨籍，亦未嘗涉足權貴之門，故無偏頗之見，亦無黨伐之謀，此則言之者庶可以告無罪，聞之者亦足以自戒者也。 作者附誌 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